

景明刻本紀錄彙編

六八

書目十種

卷一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九十七

琅瑯湯杪摘錄

文林

太祖高皇帝生於盱眙縣靈跡鄉土地廟父老相傳

云生時夜晦惟廟有火光明日廟移至東路至今

所生地方圓丈許不生草

和州城隍廟額曰勅封承天鑒國司民靈護王問

之鄉老云太祖渡江神頗著異故特賜封號今

加封誥猶存錦標王軸其文云帝主受天民命行

政教於天下必有生聖之瑞受命之符此天示不

言之妙而非人見聞所及者也神司淑慝爲天降
祥亦必受天之命所謂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天理
人心其致一也朕君四方雖明智弗顓代天理物
之道實鑒於衷思應天命此神所鑒而簡在帝
心者瞻此名城雄列江右王師戾止屢獲成功非
神相之何以臻此此必有超出於高城深池之外
者宜封曰承天鑒國司民靈護王靈則威加於顯
著護則福及於保綏此固神之德而亦天之命也
司於我民鑒於我國享茲民祀悠久無疆主者施
行洪武二年正月日又頒降神像聖旨可封云云

王冕服九旒九章青衣緋裳緋蔽膝緋白大帶緋襪履

太祖初渡江至采石駐薛嫗家饒甚坐穀籠架上問嫗此何物對曰籠牀烹綠鷄爲食問何肉曰斂雞飯以大麥曰仁飯太祖默喜蓋籠牀登基人犯皆吉語也天下既定召嫗賞之至今有薛家窪云毫縣成湯濤雨臺已淪入于河

湯有天下而濤雨桑林不應臺猶在毫殆

後人僞爲耳

成化丁未六月渡淮時河清一月餘不以爲異及經毫及太和渡黃河皆然今上之龍飛不偶然也

北京功德寺後宮像設工而麗僧云正統時張太后
嘗幸此三宿乃返 英廟尚幼從之遊宮殿別寢
皆具太監王振以爲后妃遊幸佛寺非盛典也乃
密造此佛既成請 英廟進言於 太后曰母后
大德于無以報已僉裝佛一堂請至功德寺後宮
以酬厚恩太后大喜許之復僉中書舍人寫金字
藏經置東西房自是太后以佛及經在不可就寢
遂不復出幸當時名臣尚多而使宦者爲此可嘆
也

弘治戊申二月廿六日浙東處州景寧縣北屏風山

有白馬成羣首尾相銜從牛首山迤邐騰空而去
是年陝西天門關人馬百萬自下而入

成化丙午嘉興巫者召仙降筆問時事以十二辰爲
詩次年 憲宗猷代詩云勸君莫讀相鼠詩勸君
莫歌飯牛辭騎虎之勢不能下狡兔三窟將焉之
神龍未遇困淺水虺蛇鯁鯁爭雌雄千金駿馬買
死骨神羊觸邪安所施沐猴也作供奉官鬪鷄亦
是五百兒 猷犬下陞走牧豬奴獻令人嗤

瑞安高世則墓有窮碑一通吳中太湖石所龔碑陰
鋸紋朗朗而歌聞宣德間末嘉黃少保淮葬父鋸

其半爲神道碑銘且進高之裔孫某曰相公取之薄矣黃問故高曰恐後人復欲鋸耳黃默然

淞江錢尚書治第時多役鄉人而磚甃亦取給于彼一日有老傭後至錢責其慢對曰某檐自黃瀚墳墳遠故遲耳錢益怒老傭徐曰黃家墳故某所築其磚亦取自舊塚中無足怪者此事與高絕相類可以爲戒也

天順間桂廷珪者嘗館於錦衣門達家刻私印曰錦衣西席後松陵驛丞耳某洗馬江朝宗之壻印曰翰林東牀一時傳笑以爲的對

弘治元年都御史馬文升奏令南京科道點聞大小
教場操軍御史張昂給事中周紘既往點亡伍者
十之三主帥成國公朱儀及太監陳祖生蔣琮恐
甚因撻拾掩飾朝廷命二人回話乃直述所以其
事之醜益暴白矣事下兵部覆奏解之有僉補外
太宰王公恕上章救之不允科道復力諍之乃得
調京首領

憲廟時太監阿丑善詆諧每在上前作院本

雜劇也

頗有方朔謫諫之風時汪直用事勢傾中外丑作
醉人酗酒一人佯曰某官至酣罵如故又曰駕至

酖亦如故曰汪太監來矣醉者驚迫帖然傍一人
曰天子駕至不懼而懼汪直何也曰吾知有汪太
監不知有天子也自是直寵漸衰直既去黨人王
鉞陳鉞尚在丑作直持雙斧趨蹌而行或問故荅
曰吾將兵惟仗此兩鉞耳問鉞何名曰王鉞陳鉞
也後二人以次坐謫保國公朱永掌十二營役兵
治私第丑作儒生誦詩因高吟曰六千兵散楚歌
聲一人曰八千兵散爭之不已徐曰爾不知耶二
千在保國公家蓋房於是 憲廟密遣太監尚明
察之保國即撤工賂尚明得止成化末年刑政頗

弛丑於上前作六部差遣狀命精擇之既得一人問其姓名曰公論主者曰公論如今無用次一人問其姓名曰公道主者曰公道亦難行最後一人曰胡塗主者首肯曰胡塗如今儘去得 憲宗微哂而已

閣老保定劉公屢爲臺諫所論而上寵眷不衰人因稱爲劉綿花謂轉彈轉可用也

成化辛丑宿州奏一嬖人自脇下生一男弘治改元戊申余按宿召視之八歲矣名佛記兒是黃醫官之甥先是母娘時脇腫如癰比就禡母亦昏暈不

知比甦視脇已平班瘡甫合乃知脇下生也子狀
貌頗磊落鼻上一痣黑而大余意此決非聖賢他
日或作一高僧耳蓋誕之異也

靈壁縣北齊眉峰道旁有石嶙峋立卧偃側二十餘
里其色黑潤可愛土人稱爲活石問之曰近有人
掘歸即死至今莫敢犯者蓋亦偶有他傷耳非石
也

南京朝陽門外天晴微雲忽雷擊死數人惟灰燼迺
守蘆席老卒問之人云是輩惟務戕恣取良人財
物者

弘治元年淮水清舟人曰昔黃河自戈河入今戈水
塞矣故清三年春至清河其流渾與昔淮水同而
淮水反清此亦天地河源之一變也不知有何災
祥湯識之

懷遠縣人云黃河合淮時沿河受害者多今雖無水
害則槩縣荒落居民蕭然矣殆氣候使然

山西鐵冶鑄火盆面洗之類出爐乘紅刷以膽礬水
作生銅貨之受欺者多矣

成化間太監王高執守自重嘗休沐居慶壽寺時有
兵部尚書者不欲言其名往謁之與侍郎某先後

出部各給以他往已而偕集門下進退惶恐而都御史王鉞戶部尚書陳鉞亦在高久不出使主僧將命曰請諸公拜佛衆相顧不敢違越笑而倡之甫拜而高出曰諸公今日富貴皆前世所積非佛力而何蓋謂其非有德學所致也既而揖諸公坐高曰昔王振用事六卿多通私謂人以爲擅權今諸公見訪安知外人不議高邪且諸公訪高不知以高爲何如人兵部曰公真聖人高驚訝作色曰大而化之之謂聖孔子尚曰則吾豈敢高何人而敢謂聖人辨之疊疊將百言衆喘不能出氣高既

卒諸公相次以事敗

禹會封在塗山西南二十里許土地平衍相傳爲禹會諸侯處

汪氏老母於皇寺側酒媪也 高皇側微時受其恩

多故以其子孫主陵署劉氏恩人墳主之妻也趙氏乳娘 高皇義父之妻也並世襲指揮

吳官童譯使也正統十三年使虜拘爲奴十四年

英廟蒙塵官童聞之泣方爲人牧放適也先至叩馬以故諭之久之也先下馬曰爾識若君邪官童曰我君豈有不識者於是令從者引見 上上曰

吳某至吾無憂矣相對泣官童因告也先吾中國
爲君者甚衆失一君復立一君執之何爲時英廟
與也先不曾相見蓋未有定其禮者官童復以理
喻也先曰尔每某年来朝受某賜某年又受某賜
爾亦臣也豈可爲賓主禮也先設五拜稽顙復進
膳英廟飲而賜其餘也先飲之如是者三也先
以車載其妹爲英廟配問於官童童曰焉有萬
乘君而爲胡壻邪後史何以載卻之則拂其情乃
給之曰尔妹朕固納之但不當爲野合待朕還中
國以禮聘之也先乃止又選胡女數人薦寢復卻

曰留俟他日爲爾妹從嫁當併以爲嬪御也先益
加敬英廟復辟二年有哈哈者來朝英廟在
虜時舊隸也英廟令官童問曰也先何失信耶
曩時許以妹併從人嫁我今皆安在對曰某年來
被石彪殺其從而納其妹矣英廟叱曰豈有茲
事復戒曰此言止三人知敢泄者磔之彪之反狀
旣明而英廟疑之亦有在矣
吳官童歸自也先繫錦衣衛獄景泰元年胡人攻城
急石亨乃謀於上曰得吳官童可以計退詔出之
見上釋其械問曰亦能退此胡否功成賞以侯